

超越哲學叢書 1

超越
超越
哲學
學
論

歐崇敬

唐山出版社



超

越

哲

學

論

超越哲學論

作 者 / 歐崇敬

發行人 / 江大石

出版者 / 唐山出版社

地 址 /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33巷20號地下樓

電 話 / 341-3072 • 341-0350

郵撥帳號 / 0587838-5 唐山出版社

登記證 / 局版台業字第1832號

印刷者 / 國順印刷公司

出版日期 /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初版

定 價 / 180 元

獻給

當代大哲

方東美先生

及其弟子，
我的恩師

史作楦先生

目錄

（超越哲學論）

創造本論的內在原由與其身關連敘述	1
第一章 穿透中國語詞的超越哲學導言	13
第二章 超知力道的描述與作用	33
第三章 超內自體的統合與駕馭	67
第四章 格局哲法統析概要	107
第五章 自體學本論綱領	129
第六章 超內信仰意識型態	157
第七章 六章以外的論稿	167

創造本論的內在原由與其身關連敘述

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有兩條主脈：一是由自體對外在的認知以及自體內在反省想像創造並發展於文字進而形成系統的傳統，此一傳統所面對之對象乃是自體內在的生命感受與外在世界總體同類或非同類的統合欲求、生命智慧的終極體悟、羣體生命的所在絕對價值等；二是由象術所組成的數字推測結構，他們面對的對象乃以人之自體個體為中心，進而發展入歷史自體的推測活動方法、執行者所討論的範圍並不像第一傳統這般緊扣生命活動的體驗，他們真正的興趣是由此刻而延續的未來，而他們所處理的也不僅是自體生命情態的了解，他們更進一步地面對事件。而事件與自體生命都在他們的處理下成為獨立的自體而且加入了價值判察呈現的功能。這使得中國哲學家在歷史上豎立了藝術家、思考者、先知、聖人四位同體的形象，當然中國歷代的哲學家並未每一個人都能擁有四方面的特色，然而中國人對哲學家的形象認定上確是如此。另外有一條路線雖然也由我們古代先人傳授不過我認為這算是「超人，非凡人能力所有」而不屬於哲學傳統，這一路線就是由人所發散的氣體之象而觀得的偵測術，藉由這種方法不但可推知人的過去和未來，甚至還可了解被觀者的親人、朋友的許多

事件，我把這類能力的具有承傳會同骨相、面相、手相、風水都畫入超心理學、超哲學的領域，對於這些學說可以經由觀測就能夠說出祖先的德性善惡、所事職業等令人難以思議的能力雖然這令人羨慕但這並不屬於目前的哲學發展思考範圍。

經由如上的限定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到自來中國哲學承傳經由士大夫、名士、高僧、隱者的手中到底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發展情態呢？我並不準備要由哲學發展史外貌的串連而作反思討論，我所要作的是真正去指出這種哲學傳統的發展內在動力乃同體而二向的，此一體是指人之自體的動力根源，而二向乃是動力根源經由主體外放而生的關懷感受乃至創造以及主體認知外放後對普遍羣類歷久觀察統合而完成之數學結構建立法，並再由此數學結構建立法來偵測所有自體，令偵測者站在一全然旁觀的立場對同類自體作大綱式的生命過程表現討論。如此更簡單地可以說成二向乃是同感同位傾向與理智旁觀偵析傾向，這兩路傳統到了二十世紀，第二路從正統的學術界退向民間，學術界雖然保留間歇性的探求，但他們的光彩却主要由第一傳統而來。第二路的討論早已萎縮了。

然而我們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真正的問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哲學是否能經得起西洋學說的挑戰？中國哲學到底還有沒有存留的價值？在我看來，第一傳統中國哲學的精華在於中國人的關懷態度和處理對象上面，由文字語言企圖重建的方式永遠只是糟粕中翻滾、能體認到此一事實的哲人在第一代（註）哲學家中就我所知只有三人，一是熊十力先生（一八八五

（一九六八），二是方東美先生（一八九九—一九七七），三是梁漱冥先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而若將第一代的範圍延長至一九二〇年以前出生的哲學家，不以師生關係來分限的話，我們還可以加入牟宗三先生（一九〇九—××××）和唐君毅先生（一九〇五—一九七八）。唐君毅先生曾師熊、方二位，而牟先生則在北大時成為熊先生之弟子。另外，雖然金岳霖、賀自昭、馮友蘭先生也都是第一代哲學家少數幾位能建立體系的大哲，但由於金及賀二位的書籍在臺灣難以全面掌握故我保持存而不論的態度。至於馮先生在貞元六書中所建立的體系個人則無法認同。

在此我要特別指出熊、方兩位先生所開展出來的哲學型態與唐、牟二位所完成的工作系統，若將他們之間的發展看作一個格局，並且我們對此格局與中國古典哲學相繫的認同下進行研究，我成將會發現中國哲學與中國語言在現代化本身所必會遭遇的歷程問題以及由個人性格因素而影響的發展方向。（在這不作哲學史家的工作以論此格局）

這整個大問題若我們以整個中文哲學創作為立場，不以派別之限而論的話，我們在第二代中將會更明顯地看到中國哲學研究者，在力求哲學生命的源生上所作的各方努力中之必然發出取向的被決定與因性格必決而在可選擇範圍而指造的個人道路。我必須再一次地指出，這個整體描述的裏面並不僅是單純地交待中國哲學振興的歷程與困難所在，而是企圖進一步地將哲學工作者與語言、中國古典哲學資料與西洋哲學的挑戰等關連在一起，使此一呈現出

來的現象本身成爲一個哲學問題。此外，更重要的是這個說明正關係著我爲何創作本系列書籍的眞正複雜動機。

若我們將一九二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出生的哲學家定等爲第二代哲學家，則我們可以在中國大陸上，指出李澤厚、金觀濤，而方氏弟子則有史作樺、劉述先、成中英、傅偉勳、張永雋，牟氏弟子則有蔡仁厚、杜維明，而承金岳霖先生的殷海光先生（一九一九—一九六九）之弟子則有林毓生、陳鼓應、張灝，唐氏弟子有霍韜晦。在將這些哲學工作者的工作展陳之後，我們更可以進一步的看清，原先我所提出的問題與敘述。

就時代的變遷、馬思列思想，中國古典哲學，西洋現代幾大思潮，中國一、二代思想研究者的多方挑戰下，中國第三代研究者是否能眞正完成「我們」企盼的哲學著作呢？我們眞正關切哲學源發的原因並非如商業作戰中的反擊與所產品迎戰，我們眞正關切的緣故乃是哲學生命的本身與整個文化圈、民族（此乃是不確定的單位自體）、國家的總體生命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究其實，我們眞正涉及的核心問題並非現代化這麼表面的問題，眞正核心問題是中國古典哲學影響下的現代中國哲人心中的關懷世界之方式是否能同世界其他的哲學體系同般挺立！就讓看來這自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然而他一涉及表達時，竟花費我們近百年的時間，而方興未艾。

就第一代而言以哲學理論爲重點，影響較大的熊、方、唐、牟四位先生就分別以本體精

神詮釋，藝術體現、文化溝通挺立、中西體系互證詮釋爲方法來完成哲學史中之精神的承傳，很顯然地這四者都未能完成開展的工作，而其弟子就依其師造中所不足處而進行發展，我們從第二代哲學工作者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們在各方面的努力，我們要追問的是在他們的中西哲學對照研究工作或引介工作的若干成就完成時，我們還缺乏什麼根本的創作因素嗎？我們若把原因歸罪於原創力的欠缺，顯然是不足完全解釋且不充分的。我想真正可以一語道破的，還是精神與精華的關鍵創別。

在第一代、第二代的哲學工作者手中，他們說出、表達出精華何在，精神何在，進而將他們所認爲之精華加以方法性的詮釋或藝術性的體現，然而這些方法的本身就是糟粕，因爲，當主體若掌握到此精華並表達此精華的同時應該立即融於內在感覺、感受、直觀、思考的全面系統並加入組織表達完成創造的全體工程，而不是一系列地交待指導原則或者陳述哲學史。我們爲什麼帶帶可以由第一代哲人的書籍中感到偉大的氣魄和沈重的使命，多重地未完成重務？又爲什麼會在第二代哲人的書籍中感到頓時的茫無頭緒，支離破碎、和偉大氣魄的衰弱？基本上正是時代語言文字與糟粕障礙的隔膜所致。

在第二代哲人的著作裏，我們一方面感到深沈的無力，一方面又感到無窮的希望。沈重的無力感來自於他們著作中磅礴氣質的消散，而無窮的希望則是這個向西洋哲學對照、力而方法紮根的努力款求成源，這樣的說明雖然不夠明白，但重要的是我們的確可以從這幾十年

來的努力中感到這般難解的氣味，我想若是硬要將這整個過程交待清楚，也許只有訴諸數學象徵手法才可能稍微令人滿意，至於內容過程的全面交待，我認為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長久以來，我有個想法，中國古典哲學的許多派系和時代單元裏有許多實在的精華並未被人真正的創造表現出來，而這種精神，並不能以名士型之感性的類藝術行為語言，或詮釋、對照概念互滲挺立的方式來完成。因為感性的類藝術行為並不等於藝術體現本身，哲學精神之於藝術作品是不可能呈現於文字的表面的，而藝術體現的成品又不等於哲學理論創造的工作，我們需要的是兩者，不是兩者之一而已，更不是似像非像的表達方式。

在整個研讀中西現代古代哲人作品、哲學研究作品的過程中，我的內心一直存在著許多波濤洶湧的難言經驗。這些經驗我初次將他們化為語言，讀者可以發現整個超越哲學論的真正核心是以「普遍自覺」和「自覺層次」為中心的，這兩個議題的討論在精神上毫無疑問的是繼承中國哲學傳統的，基本上這和我寫「聖國系列」以藝術呈現的目的並沒有不同，然而對人們的認識功能以及文字可能表達的範圍上而言却有極大的差異！

整個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事實上都在找尋一個終極的理想國，（就中國人的立場或限制，我願意理解為「聖國」！）對於我自己來說，就自然也以振興（非復興）此聖國精神與典範完成為任務要求。

在今日提出了這個大綱有許多理由，一方面是為下部書「形上美學與自覺層次」，作準

備，一方面我自認為，若在此刻不提出恐怕依我的身體狀況和環境挑戰也許永遠沒有提出的時日，唯一能令我考慮不提出此大綱的理由並不是本大綱思考不完全或陳述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既成勢力」所可能造成的壓力（指第二代、第三代已在社會中立足的哲學研究者），我想，哲學思考和創作並不是用以買賣交易致富，或完成得名利祿的手段工具，我不需去考慮世俗的因素，尤其是那些校園中只想以研究成果使自我之社會地位提升的哲學研究者可能對本書的批評，對於哲學研究我們需要尊敬那些為研究奉獻一生的人，不管他們是否在大學的哲學講壇之上執教。

我在一九八八年七、八兩月，以面臨父親和自己遽病以及家中經濟境地急速下落的整個狀況中寫完這個大綱，在文字表達、體力、思維集中度都不能讓自己滿意的時節裏，我想這部作品的缺陷可以用罄竹難書來形容了，但我只能把這些問題留給未來，希望解決此諸多問題的人是自己，或者起碼讓我親眼看到有人為祂提出解答。

超越哲學論的主要題旨在道德和美學以及神秘境地三方面，中國哲學自來的傳統也正是在此之上，我對傳統採取的態度既不是批判，也不是詮釋或借屍還魂式的，我最主要是吸取其中的精神，而在內容表現上以現代語言方法全面的發展，哲學在為人類完成其責任內的全部工作前，其重要精神之中必包含創造及創新。在我所看到的諸多西洋哲學典籍之中雖然不乏強大的思考傑作，然而它們却無法讓我感到真正的全盤佩服，並不能滿足我對哲學內涵的

要求，這無論是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多瑪斯、康德、黑格爾、馬克思、祈克果、尼采、胡塞爾、懷海德、柏格森、維根斯坦、海德格、梅洛·龐蒂、乃至葛達美、卡爾巴柏，都不能給我一整希求上的整體滿意，我決定，自我的問題就由自己來提出，而後解決或解消、自己所體認的哲學真義也由自己來執筆，正如文學藝術一樣，在我心裏面「聖國系列叢書」和「超越哲學叢書」都是同樣重要的。「聖國」是自我與祖國、世界不斷結合、結構統合而達「新世界」的純以藝術呈現之作品，而「超越」一系則是對創造、變動的生化過程試圖作一描述，這兩系列在計畫中都各須要七至十本或十本以上才可能到達我心中所預期的境地，讀者在看過本書後再回想「聖國系列」已出版的二本書之後，一定可以知道我面對的對象不僅在人或中國人身上，而另一方面我又對中國有種特殊的關照，這樣的情況可以用「上升——下反——上升——下反」這類境界型態作概略解釋。

最後，對於排拒我在此時此地出版此書的人士，我必須誠心的告訴他們，我有充足的理由堅持今刻出版，而且「必須」在此刻出版。此書中哲學問題也許再給我十年也沒法解決，而且我是否還有十年可供己用呢？我不需向所有的人說明我的私人理由，在此只需要衷心邀請大家參與本書的討論，並且於此再一次的提醒讀者，我所用的哲學二字並不同於西洋的 philosophy，中國的哲學家的意指也絕不等於 Philosopher，我要提振的當然是「哲學」，這不是任何當代社會學或社會哲學所能取代的，甚至可說大多數此類從業人員對此是無法

了解的。

× × ×

註

1. 區分哲學家的世代很難找到絕對的標準，主要是因為哲學從業人員十分衆多，而且我們由各學說著作檢定創造力的方法也未得一確切結果。在此我所採取的方式，基本上是以在「中國哲學傳統」之繼承上有重大貢獻，並產生極大影響力甚至形成衆多討論或派系的人物爲區分對象。世代的區分並不準確地以三十年爲一代，我們必須一方面考慮時代背景，是以一九四九年爲二代。其實這樣的理由也還不夠充分，我們在分段時當然最主要是考慮到哲學從業人員的反省型態，而另一方面是爲了討論方面，故在這個時間軸上作下分段點，再以此等分段與空間關係成立一格局以爲哲學思維脈動體現的被觀察討論對象。基於以上的說明我方適以作出一九二〇及一九四九的分段。以及哲學家的類舉。

按賀自昭的當代中國哲學所列，我們也可以說，康有爲、章太炎、楊仁山爲第一代，歐陽竟無爲第二代，熊十分、馬一浮、湯錫予爲第三代……。

我們也甚至可以把梁啟超、故適、嚴復、張東蓀、陳康、謝幼偉、沈有鼎的名字都列入

其中，但這並沒有意義也許在思想史的討論上我們必須這麼做，我們或須把譚嗣同、魯迅、王國維等人劃入重要核心人物來作討論，但本章的目的並不在此。